



韩潮小说

死亡指定席

담배 좀 펴도 괜찮습니까

李武烈 著
蔡明辉 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死亡指定席

〔韩〕李武烈／著 蔡明辉／译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指定席, 李武烈/著 蔡明辉/译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73-128-8

I. 死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996 号

死 亡 指 定 席

著 者:李武烈〔韩〕

译 者:蔡明辉

责任编辑:卢一苇

美术编辑:裴小强

封面设计:田三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印 刷:三河天利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 × 1168mm 1/32

字 数:220 千字

印 张:10

版 次: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673-128-8/I·080

定 价:18.00 元

死亡指定席

第一章

新 猎 物

那座沼泽就在光州市的里侧。相模原野靠近山地，受此地形影响，所以呈现出弯弯曲曲形状，变成自然地形与人为地形的交界点，乃是年代久远的蓄水池。

面积约有一万平方公尺。沼泽边长满樱树与栎树，每到花季来临，当地的人皆会结群地来赏花。但花秀一过，四周又恢复原有的冷清与幽闲。

这座沼泽名为“龙栖沼”，根据古老的传说，是因为从前有龙居住于此而命名，但当地人都叫它为“青沼”。因为沼面上四处丛生的青藻，感觉像条龙住在水里吧！这座沼泽实在年代久远，大家也不想追究其名称的来源了。

从前沼泽里栖息了许多鲫鱼，是当地孩子们的最佳钓鱼场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朝鲜产的雷鱼入侵，将沼泽里的鲫鱼全吃光了。

离光州市很近，而且是位于自然怀抱中的沼津，夏日季节时就成为情侣们的约会圣地。但因地处险境，所以依然能保有古式沼泽该有的清静。

那名少年的家就在沼泽附近，从小就将这座沼泽当做是专属的游乐场。虽然双亲总警告他危险不可靠近，但对孩子来说，没有任何地方比那儿更好玩了。比起玩具商绞尽脑汁发明的人工玩具，沼泽能提供各种有趣的游戏。

如果玩够了，只要坐在沼泽边凝望着水面，就能有好多的幻想。会从沼底冒出气体，水面上不断涌起小涟漪。少年以为那些波纹也许就是沼泽主人——龙在呼吸吐的气呢！

想要找出真正的沼泽主人，就必须克服恐惧，太阳已西下了还是一直坐在那里瞧，有好几次待到好晚，被担心的父亲叫了回去。

青沼的水总是投影着少年的心。当少年已经长大成人，拥有家室后，偶尔还是会想起那片古老的水色。

郑康夫要从洛杉矶机场搭乘回国的班机前，就已经注意到那名女性了。

年纪约 21、22 岁吧！双眸明亮，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貌美女性，从外观上实在看不出她是韩国人。被她的美貌震慑住后，仔细观察她的全貌，大部分韩国女性都有双萝卜腿，但她的腿却是完美地修长。那么地挺直纤细，从脚踝到穿着丝裙的腰际，简直就像个艺术品，完美无瑕。上半身穿着轻便的套装，感觉很清瘦，但该有的地方非常丰满。

如果让她裸身的话，现在就像一件轻萝纱盖住她那丰满有曲线的肉体，极度地诱惑着男人的想象力。

但是吸引郑康夫注意的并不只有她性感肉体所散发出来的魅力。而是她身上的衣服，每一件都流露着高雅上等的质感。从服饰到首饰配件，整个被黄金笼罩着。不晓得是否是真金或假金，但的确很高雅。乍看觉得很朴素。本人的气质像埋在地底的黄金般，从内散发出光芒，若加以抑制的话，反而造成反效果。

而且她本人似乎完全无此意识。不想无谓地压抑，一举一动是那么地自然，由此可见她出生于高贵之家。

天生丽质的女人能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成人，就好像一件完美的女性作品被塑造出来。不是让人家不敢碰触她，而是那还未受到男性洗礼的纯真震撼着人。

在双亲的保护下，不懂男人心的险恶，就像生长在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，丝毫无警戒之心。成熟的胴体、无邪的笑容、亲切待人的态度、毫无恐惧的言谈举止，一切都显示了她对男人是无戒心的。

她一定是重要人物的女儿。郑康夫这么想。因为双亲太有名了，所以男人们都不敢招惹她。越是这样想，越是激发出郑康夫内心的斗志。拥有这样的女人能让他的人生更有意义。不是因为男人的本欲望，从以前的经验告诉他，有了这样的女人就能“成为有钱人。”

到韩国要飞行 15 个小时，在这段时间里该有点行动。

在美国游学的这两年间，对于女人的交际手腕更高了。有女人从韩国寄学费给他，在美滞留期间的生活费和娱乐费也全是女人付的。

如果问他在美国的两年时间学到了些什么，答案就只有“女人”两个字。

在机场 CHECK-IN 时，郑康夫马上就找到了那名女性，从背后窥看着她交给柜台的护照，知道她的姓名为“李那美”。她当然是坐头等舱。

郑康夫心想真是太棒了，因为自己也订了头等舱的位子。不管是搭飞机、搭火车、船、剧场看戏等，郑康夫一定都是坐“头等”的。无论如何他都要坐头等舱，否则就很不舒服。

他告诉自己，有朝一日一定要坐上社会上的头等舱。很遗憾地现在虽然还说不上已达到这样的地位，但总有一天会的。为了自己，为了只替自己准备的头等舱，也可以说为了寻找这个座位而到了美国。

郑康夫认为社会上只有三种人。坐在头等席与普通席的人，以及被这两个座位踢出去的人。能坐上头等席的人就是那些人。社会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居所，人生戏码里，他们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与其说他们是人生的主角，倒不如说是订的客人还来得贴切。主角只不过是在主客面前察言观色的人罢了。普通席就充满着竞争，好运的人或强者就能坐上宝座，其他人就只有被淘汰了。但就算坐上去了也不是很舒服。好不容易坐上了，也不晓得何时会被淘汰。头等席是为自己所指定的，没有人能抢走。

身为人类，如果没有坐上头等席的话，就失去生存的意义了。

平常的“企业心”终于奏效了，在今天回国的班机上让他邂逅了如此优雅的女性。能不能成为囊中物，就看郑康夫的手腕如何了。

头等舱是空的。无法期待是否能偶然地坐在她身旁的位子，若向空姐请求的话，这手段又显得太差了。人类有所谓的身体领土意识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能拥有各自空间的权利，不想让人侵犯到属于他自己的空间。若被侵犯了会很不愉快。身体领土意识会随环境而变化。在通勤时刻拥挤的电车内，身体领土区域会变小，在空荡荡的列车里和剧场里，空间扩大了，每个人就能保持距离地坐着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“领空”。

测量身体领域的标准要准确。如果弄错了太接近对方的话，那就是“领空侵犯”，会给对方留下不愉快的印象。尤其对方是异性时更要小心。在通勤电车上所发生的色狼骚扰事件，多半就是因为侵犯了身体领

域。

郑康夫深谙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不会无理地接近对方。在到达汉城前，一定有机会的。这就是他阅历过无数女性后所得到的自信与从容。

洛杉矶飞往汉城，加上中途在檀香山机场停留一小时二十分，全程飞行时间为15个小时。不用紧张，看看四周，头等舱的客人不是夫妻档就是老人家，应该不会有人想向她搭讪。

郑康夫确定在抵达汉城前，不会有“情敌”出现。

机会竟来得这么快。飞机飞离洛杉矶，午餐就要端出来时，她起身离座到头等舱客人专用的休息室去。郑康夫确定她的行踪后，毫不迟疑地也跟随着去。休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好像是来找书看。

郑康夫装作若无其事地靠近，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书架上的书。怕飞行途中无聊，机上会准备些畅销小说等较软性的读物供客人取阅。因为书本将身体领域意识解除了。

其中有好几本郑康夫熟悉的书名。但只知其名却未看过。在韩国的女朋友送来的“慰问袋”包里的几本书，也有摆在飞机的书架上。

侧眼偷瞧时，她好像在物色推理小说。郑康夫为了隐瞒自己久未看书的空虚心理，就随手抽了一本畅销推理小说，只听她发出小小地惊叫声“啊”。

“你在找这本书吗？若你想看的话，请拿去吧！”

郑康夫借这个机会将书送出去。

“你好像也很想看嘛！”她试着问。

“不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书。”

“那就对不起了。”

“不用说对不起。能和像你这样的女性一起旅行，但却老看书的话，实在太失礼了。”

“啊！”

李那美的脸颊上飞上一抹红晕。再怎么聪明的女性，听到赞美自己的话没有不开心的。

虽知这只是个恭维之词，但彼此间却好像有愉快的乐声在流传着。虽然只是想听听就算了，不过也等于给对方有下一步接触的机会。

“你好像很喜欢看推理小说。”郑康夫开始了下一招。

“嗯，我不喜欢描写杀人案之类的推理小说，喜欢推理解谜之类的游戏。尤其是这位作者的作品，猜谜的意味浓厚，热爱极了。”

那美说出郑康夫让她读的那本书的作者名字。

“啊，这个作者的书我也有几本。”

“那，有‘死刑特快车’这本吗？”

“有，这本书好像是他的代表作呢。”

“那可以借我吗？在美国看到这本书的宣传广告就想买来看，但最后还是没买。”

“很乐意借你，但是到达汉城前的这段时间不能借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能在旅途中认识一位这么有魅力的女性，没有男人会让她一路上都沉迷于推理小说中吧！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郑康夫。”

“你真有一手！”那美将手放在嘴巴上呵呵笑着，“你好，我叫李那美。”

郑康夫早就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两人就霸占着休息室聊起天来。直到空姐广播就快抵达檀香山机场时，两人才回过神来，直叹时间过得真快。

在檀香山机场停留的这段时间，两人更亲密了。那美目前是大学三年级学生，利用暑假来探望因工作关系而居留在美国的父亲，但临时韩国有事，父亲先回去韩国了，只剩她一个人住在父亲的友人家中，游览美国。

“令尊似乎很忙。”

“他一个人忙坏了。什么事都要亲自操作才放心。”

“令尊自己开公司吗？”郑康夫开始询问了。

“好像有几份事业吧！我对他的事不是很清楚。他也不太跟家人提起。”

在父亲雄厚的经济能力照顾之下，根本不了解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及波折。

“郑康夫先生也是为了工作来美国吧？”这次轮到那美问了。

“我是一半为了工作，一半玩。”

“感觉就像是走遍世界各地的商业人士般。”

那美丝毫不放过地再重新紧盯着郑康夫身上穿的服装瞧。女人会把大部分的钱花在置装费上，但尽管女人穿的多时髦，郑康夫仍深信自己的品味不比她们差。

“走遍世界吗？”

郑康夫觉得应该把“世界”换成“女人”更恰当，想到此不禁内心苦笑着说，

“其实我是奉公司之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两年。”

“什么？留学？读些什么呢？”

“系统工程学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很难。”

“将经营结构视为一个系统来研究，学习设计必要的系统。譬如新设工厂时，针对工程上的问题、建地、工程管理、劳工等所有现在到未来的事务都必须做个综合检讨，这就是我学的东西。”郑康夫将他所记的现代用语做个概要说明。

“好辛苦唷！”那美很钦佩地直点头。

“因为是公司的命令，所以无法违抗，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回公司后也不晓得怎么写报告，现在很头痛呢！”

“骗人，那还有空来休息室找推理小说看。”那美的口气显得很亲昵。

“我是想压抑内心的不安。总不要怀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在到韩国吧！”

“才怪，你这也是在说谎，你的表情告诉我你想赶快到韩国，现在的你是归心似箭。”

从檀香山机场出发后，两人就一直这么轻快愉快地聊着天。

3

——奉公司之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修习系统工程学？——刚才就这样脱口而出，郑康夫不禁想为自己的好口才赞赏一番。在这之前是想以学习美术设计、现代艺术等的留学目的来诱惑年轻女孩，但李那美的父亲是位经营者，而且还被她说自己像个商业人士，直觉得自己马上摇

身一变成为经营工学研究者。

郑康夫来美国确实是为了留学。在汉城的二流饭店当个服务生，从早到晚就是拿饮料给客人喝，对于这样的生活已经厌倦了，所以就飞去了美国了。

他认为再待在韩国一定没啥成就，到了美国后一定能有所成。他相信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国家，适合年轻人发展。

首先先进洛杉矶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美语学校就读。学会英文回到韩国时，那时候的身价就不一样了。机票钱和生活费全是在同一间饭店当女服务生的同事，也就是和他同居的女友出的。善良的她坚信，等郑康夫“留学”回来后一定会跟她结婚，所以将耗费青春时光所赚取的钱全投资在郑康夫身上。

她相信，只要郑康夫回国后，她就能摇身一变成为“洋学者夫人”，因此三餐都吃饭店的员工餐，身上穿的衣服永远就是那套制服，还为了将房租省下来，就住在饭店的员工休息室里，将所有的钱全寄给郑康夫了。

因为这样，郑康夫才不用洗半个盘子，而过着优渥的游学生活。因为韩国的女朋友那么卖命地赚钱寄钱给他，他才能继续过着留学生活。不管在哪一国，外国人想要过着优闲生活都是很难的。

尤其是美国，持观光签证或留学签证找工作是违法的，如果被移民局发现的话，会被遣送回国。最糟的状况就是强制出境。不过很多留学生还是知法犯法，打工的人很多。

没有就业许可证的郑康夫并不知其中疾苦。直到来到美国后才知道美国的生活竞争压力比韩国大多了。

美国可说是世界的大熔炉。各国的人马都进来了，大家都相信神话而来美国淘金。但是要取得绿卡，有各种严格的限制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持观光签证或留学签证混进来的。在这里各国人种都有，因此它的生存竞争变得相当国际化。

郑康夫满怀希望地来了，但却被人种之间严苛的生存竞争打败了。单一国家的人民突然被放逐在合成国家中，就已经先被打败了。

以海洋与外国隔绝的韩国人，面对那些以国界线和邻国土地相连，文化及人种都相异的大陆诸国人民，可说是毫无变通能力。对于他们玩

笑式的说话方式战战兢兢地，面对外国人只是惹来一身的自卑情结罢了。

面对来到韩国的外国人也是这样，所以韩国人一到国外，被放逐在外国人群里，就会陷入歇斯底里式的狂躁状态。言语不通让这种情况更严重。

起初郑康夫也陷入这样的状态，提不起劲。整天把自己关在公寓里，不想出门。因为害怕走出去。

让他跳脱这般自闭的生活，则要归功于住同一公寓的韩国留学生，有一天他硬把他拉到海边去。来到海边也没有游泳，只是漫无目的地看着许多躺在沙滩上的丰满肉体，突然有名中年白种女人叫了他。他听不懂她说些什么，但当时已自暴自弃的郑康夫就这样被她带着走，她带他到饭店，尽情地玩弄彼此的身体后，给了他二十美元。

自从离开韩国后，郑康夫就过着禁欲般的生活，身上储蓄了太多的精力，那名白种女人似乎很满足。

隔天他又到海边，白种女人介绍另一名白种女人给他认识。尝过甜头的郑康夫就将海边视为“职场”。原本对美国感到自卑的心理顿时全消失了。郑康夫马上将他用在韩国女人身上的高超手腕施于美国女人身上。常来海边，对性欲求不满的有钱阔太太们全知道了郑康夫这个人，评价越好生意越兴隆。

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就业许可证也不需言语沟通。而且还让他克服了自卑情结，还能做生意赚钱，实在好处多多。

在美国，像这种被称为“海难男孩”，专门找女人卖春的工作是非常卑贱的。

但是郑康夫却不觉得有何卑贱可言。可以满足年轻的欲望，又能赚钱，世上哪有比这更棒的工作。客人全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，对比间是疼爱有加。而且没有其他的韩国人海滩男孩，就更显珍贵了。她们不仅给他钱，还常送礼物给他。因为她们让郑康夫能嗅到上流社会的滋味。

在韩国的情人还是按时寄钱来。而在美国，那些富有的中年太太们也常集体贡献礼物给他。真想就一直住在这儿。之所以要离开回到韩国，就是因为太有名了，惊动了当地的警察。

最早洞悉到警察动向的人也是客人。郑康夫的客层遍及到警察的

上层部门。如果郑康夫被抓,所有的客人就糟殃了。客人们虽然舍不得年轻有劲的郑康夫,但经过商量的结果,还是先回韩国避避风头好。

让郑康夫回国的那些客人们团队保密功夫极为到家。郑康夫什么事都不知道,就已经定好班机,买好机票了。还秘密举办个盛大的送别派对。客人中有人含着泪依依不舍。除了给钱外,还送给他许多钱别礼物。甚至有几位客人躲在机场偷偷送他。当郑康夫以眼神向她们投送分离的招呼时,郑康夫觉得自己已“征服”了美国。

在美国虽然还未坐到“头等席”,但他留给客人的印象也算是一种“征服”吧!尽管这样的征服有着不屑与羞耻,但她们绝不会忘记郑康夫曾带来的欢乐,他的大名将永留海边。

背向来目送的客人们的同时,郑康夫已经将目光注视于李那美身上了。那就是美国生活已成过往历史的证据了。

回国后就要回到一直支助他的女服务生身边,然后再慢慢地找工作。在美国赚的钱和收到的钱别礼物,让他不用急着找工作。

郑康夫的工作经验告诉他,李那美将会是他的生财之道。

但是他知道,若要将这个猎物弄到手绝不能心急。

如果只是想女人的身体,直接钓她就行了。但是郑康夫的目标是女人背后庞大的甜汁,他要慢慢地吸。现在先放线,要花时间才能将网拉起来。

郑康夫正在沉思时,空姐广播“已到汉城机场”了。从窗子眺望两年不见的韩国,还是那么美。远方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暮。机内开始有嘈杂声。郑康夫觉得自己就像已经结束了一场战争,准备迎接新战事的武者一般。

4

“如果能在韩国再与你见面的话,该有多好。”

郑康夫开始伸出诱惑的触手,他对自己的触手很有信心。只要对方碰到他的触手,没有不坠网的。

“一定可以的。”李那美不晓得清不清楚郑康夫的用意,只是很直接地回答。

“我会住这间饭店。”郑康夫说出汉城最大的饭店名称。

“啊，你家不在汉城吗？”那美眼神中显露着些许的讶异。

“父母亲在光州。留学前就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里，但现在没有空房，所以只好住饭店了。”

“没有太太吗？”那美的双眸闪耀着光芒。

“别开玩笑，我还没那么老。”

为了要钓到猎物，“单身”是绝对条件。而且目前的他，也确实是“单身”。

“你看起来这么稳重成熟，我想你一定结婚了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稳重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告诉我你家的住址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都是我在问问题。我写给你。”

“我可以找你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等你的消息。”

“就这样打电话过去，我怕被令尊骂。”

“不会的，那是我房里的专用电话。”

“啊，你有专用电话？”

那美若无其事地说着。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电话的家庭很少。郑康夫在想，她到底是那户人家的女儿呢？那美似乎解读到郑康夫的想法。

“我们家人都很重视隐私权。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我找你好了。我可能一早就出门，很晚才回饭店。待在饭店或公司里的时间不多，你特地打电话来却找不到人，我会过意不去。”

郑康夫抑制着内心的狼狈解释着。目前没有工作也没有住的地方，这是他钓猎物最大的弱点。不知何时才会有电话，也不知何时才能住饭店，但至少这么说的话，她就不会真打电话来了。

先回到女朋友那儿吧，虽说有了新猎物就要放弃旧猎物！但他现在无处可去，而且也不知道旧猎物住哪儿。郑康夫在意的是如何让李那美不发现应该会来接机的服务生女友。

如果让那女服务生以太太的身份出现在那美面前的话，一切就完了。一路上的心机全白费了。

飞机准备着陆了。已能看见薄暮中高耸的汉城大楼群。

在国际线入境大厅里挤满了许多来接机的人群。

“一定要找我唷!”

下了机在海关入口处,那美再提醒一次。此时郑康夫相信自己在她的心目中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海关出入口外面站满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。有人发现等待的目标出现就拼命地挥手。今天可能有所谓的VIP人物或明星人物回国吧来接机的人特别多。这么多人包围着,郑康夫找不到他的女人。

郑康夫故意比那美晚些通过海关。那美已经被挤在人群中,找不到踪影。正当郑康夫四下张望时,“亲爱的,欢迎你回来。”旁边一位陌生女子叫住了他。郑康夫愣了一下,“讨厌,把我忘了呀!我是崔泽枝啊!竟然把我忘了,太过份了。”

听到她埋怨的语调,郑康夫突然恢复了记忆。因为样子全变了根本认不出来,不过她就是当女服务生的女友——三泽崔泽枝。

确认了她的身份后,郑康夫竟吓了一跳。自从跟她同居后,他从不认为她是见不得人的女人,当时的她非常年轻,只是当时的青春,现在已经萎缩不见了。尽管长相平凡,但却拥有令男人垂涎的丰满且成熟的胴体,也在这两年间将原有的性感魅力消磨殆尽,反而长出不必要的赘肉,完美的曲线都变形了。

脸上皱纹非常明显,还长满了雀斑。皮肤也很干糙。虽然还年轻,但对只跟有钱有闲的美国上流妇女交往的郑康夫来说,她就像个土著女人。

这两年间崔泽枝为了资助到美国留学的郑康夫所做的残忍牺牲,可说是完全写在“老化”的脸上。但是在自私的男人眼中,只会觉得她又老又丑,丝毫不会有怜惜之情。

“啊,是你吗?我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怎会认不出来!我今天请假没上班,一早就在这等了。”

“你该知道飞机几点到吧!”

“一想到你要回来,高兴得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。”

崔泽枝马上恢复原有的情绪,整个人充满了愉悦的气氛。

“总之,很久不见了。”

郑康夫还在意着李那美离去的方向。那一边人群鼎沸,被好多人包

围着。

“为了你回来，我租了新房子。虽然有点贵，但练马区环境很悠静，而且还有洗手间、卫浴设备。”

在美国就算是最低生活水准的家庭，也会有卫浴设备，但对崔泽枝来说，这已是极奢华的生活环境了。

“在这之前你都住哪？”

“饭店的更衣室里。”

“更衣室？那种地方能住吗？”

“你不在时，一个人租房子住太浪费了。更衣室里冷暖气设备俱全，有浴室有床，住起来还满舒服的。”

“实在不敢相信！”

“所以今后我跟你都不分开了。走吧！到我们的新家！行李只有这些吗？”

崔泽枝小心翼翼地拿起郑康夫的行李箱。到达的旅客与迎接的人群已经开始散了。“征服”了美国回国来，迎接的场面竟是这般凄凉，不过除了这个女人外，他实在也没地方可去。

两人往计程车招呼站的方向走去，在他们面前有辆高级外国车驶过，可能是来接贵宾的吧！因为车内出现那美的侧脸，郑康夫直盯着瞧，崔泽枝也小声地“啊”了一下，也同样地盯着那辆车子瞧。

“怎么了？”郑康夫发现她也对同辆车有所反应。

“因为常来饭店的客人就坐在那辆车里。”崔泽枝指的就是李那美搭的那辆车。

“常来饭店的客人？谁啊？”

“墨高道啊！”

“谁？墨高道是何人物？”

“啊，你竟然不认识他？”崔泽枝一脸惊讶的表情。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就是墨高集团的负责人嘛！”

“墨高集团！”

在韩国，墨高集团和现代、三星并称为三大集团。战后时期创业，正好赶上韩国的帝国主义列车而日渐壮大。操控着韩国经济。